

行业扫描

市场还是很好,只是趋于理性

——索卡艺术中心艺术总监萧富元专访



□姜长城

经过了这一轮秋拍的摔打,时下业界人们开始进入“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状态,对于未来市场的各种预测和观望以及基于预测做出的行动也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趁着12月9日进行的季大纯个展的开幕,记者采访了索卡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萧富元先生。

市场判断

萧先生是以收藏家的身份进入了艺术界,而后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后成为了一个画廊经营者,出于这两方面的背景和长久的业界经验的积累,他判断当下和未来的艺术市场“还是好的,只是说它不再像以前那样疯狂的上涨,而是趋于更加理性,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萧先生认为过去的那种迅猛上涨绝非市场正常状况,而是有人为炒作的泡沫成分在里面,他还笑着说“要是中国的艺术品总保持那个速度的增长,那么几年下去我们的艺术品会是世界上最贵的,那怎么买得起啊”。从这个方面考虑,他也劝告收藏家,一定要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不要听着什么风声和传闻就跟风,因为“不但是艺术品,所有的投资行为在炒作得很高的时候进去都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个随时会崩盘。”

对于大家讨论的异常活跃的2008年这个时段,萧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人看来,2008年是一个机遇,对于北京,对于艺术市场都是这样。但是也有人在讨论2008以后市场也许就会不好,因为盛宴散后总有段冷落期,可是萧富元先生认为这个是不会发生的,“中国的经济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它并不是说到2008年后就突然崩盘了,只要经济持续发展,就会造就更多的财富阶层,更多的白领,这些都是艺术市场的购买力量。”但是他也认为2008年的确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炒作的行为会日趋减少,而真正严肃地做画廊的才会开始真正进入发展期。

换位思考

作为一个严肃收藏家,一般都是从收藏进入美术史的前辈画家的经典作品开始的,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

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向年轻艺术家拓展的需求和愿望,萧先生认为这个至少因为两点:一个是经典的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的作品会越来越难找到新作品来丰富自己的收藏。另一个是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收藏家也希望能够以自己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体系来选择那些将来可能进入艺术史和可能超越前辈大师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个可能有些风险,“可是也更有意思”。出于原来藏家的体验,萧先生从藏家的心态出发来选择一些索卡艺术认为可能进入将来的艺术史的年轻艺术家,在适当的时候推荐给自己的藏家。他认为当下好的艺术家的标准更加倾向于“思想性”,他认为这个是新的判断标准。当然他也一直强调“画廊要提供透明、准确、公开的资讯给藏家,你可以把自己的理念来说给藏家听,但是要让他自己做决定,而不是你来帮他做出决定。”

艺界星踪

卷开有天地 入世亦悠然

——素描王璜生



□书麟

12月11日,“天地/悠然——王璜生水墨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走进展馆,便见竹影摇曳,琴瑟悠扬,令观者已经入静。再看作品,回廊、老屋、竹影、云水跃然纸上,引观者畅游于静谧无垠的天地之间。在展出的70余件作品中,传统文人悠然的心情通过传统笔墨与现代构成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作为广东美术馆馆长的王璜生,其生活和工作却并不是一直那么悠然。

虽然王璜生强调自己只是普通一民,但身负馆长头衔毕竟与其他艺术家不同,其中自然会有些矛盾。谈到美术馆建设,王璜生强调这是一种责任,他在广东美术馆努力构建艺术史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和当地大众艺术推广并进的格局。美术馆不仅在展览上取得了很好成绩,王璜生策划组织的“广州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中国人本”等大型展览,受到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在美术馆艺术品收藏方面,特别是国内外当代艺术收藏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目前馆内藏品近两万件,这在国内官方美术馆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而当谈到艺术创作时,王璜生则遗憾地表示,很羡慕那些职业画家能够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创作,自己由于日间行政事务的繁杂,没有太多的时间从事大制作,因此只能利用空闲时间画些小品。本次展览作品多是利用闲暇时间完成,一些大画也是挤出时间完成。虽然面对做馆长的责任和压力,但他的内心总有一份画画的情结。创作使他进入另一种境界,闲暇作画也就成为他最好的休息。正如他自序所说:“从行为的局限到思维的无边,超越局限,自足自乐,超越形而下而寻求形而上的满足。”

馆长身份的理性和其作品中浪漫的笔触构成一种矛盾,但这也许正是文人“超然入世”的理想所在,能面对复杂的大千世界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坚持理想、追求和谐,调整自己、献身艺术。传统的水墨技法和中国符号在这里成为王璜生充分展示其文人理想的元素。

收藏指南

收藏培训之 练眼篇(二)

□左岸

在上一期我们推荐了练眼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完备的作品界定体系索引。但是艺术品毕竟是个图像系统,所以不了解图像本身,没有一些基本的图像观察、品鉴训练就永远无法真正进入这一行,也领略不到这行所能提供的独特的精神回馈、享受以及精神的净化和提升。当然这个也不是一夕可成的,所以我们仍然要找到入门的捷径。

简单做法就是在那个档案式工作完成后按照列出的表单进行采样储备训练,高质量画册最好是尽可能的看到原作,按照那个逐级的框架,每个具体时期和个人各取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12幅左右就可以,从大关系中寻找视觉脉络和主流特征,比如笔法或者直观的感觉,在延续中找变化,从萌生到发展到鼎盛到衰落的各个转折期的特征是什么,这个特征在哪些人的那些时期的那组作品中体现得最典型,这些典型作品中哪些是知名度最高、评价最高、代表艺术家顶峰的作品。找到这个后要在视觉认证中把这个逻辑和价值体系变成直觉,通过反复的训练,眼睛自己就会形成直觉敏感记忆,是一个可以迅速把信号归类到确定、精准的位置上去的反射系统,一切判断和抉择均来自于此。

也许在真正投资之前你需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来预先锁定目标,做好评估,但是往往是有好的东西不在我们原有的视野中,或者他们被太多的一半品类所淹没、遮蔽,这个时候发现他们最为依赖的往往是直觉,来自长久的训练和积累所形成的敏感,这是做市场的人最重要的眼力点之一。

艺术图说

野说 60(下)



□张秀娟

六十年代的艺术家,并不能够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艺术人生正如日中天,除了刚刚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成交单价最新纪录的刘小东老师,还有数位知名人士活跃在这个舞台上。而六十年代的后五年也是大家辈出,像1965年出生的常青、申玲、刘炜,1966年出生的赵半狄、喻红、周铁海,1968年出生的季大纯、毛焰、章剑、俸正杰等等。

常青,196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8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并留校任教。也许是受到良好的学院训练的结果,他作品的题材刻画虽然采取了现时视角,却在画面中流露出传统而又典雅的写实风格。比如绘于2005年的《镜中》,选取了实景中的背影与镜中模糊的脸庞并存的角度,而整体色调偏凝重沉着,即便是轻松的场景也倏忽间静穆起来。

喻红,1966年出生于北京,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1994年攻读硕士,现任教于中央美院油画系,1991年曾参加“新生代艺术展”。喻红的作品里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创作于1999年描绘自己成长历程的《目击成长》系列。而这种非正统的题材风格也一直延续下来,如创作于2002年《日常生活·我在脱衣》,自传色彩浓厚,表现生活中琐碎的细枝末节,自成情趣。

赵半狄,1966年生于北京,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虽是学院教育下的英才,现在的

行为却似乎跟学院丝毫不沾边儿。这个号称“熊猫人”的艺术家,毛遂自荐地担当起了中国国宝的形象宣传大使,带着他的熊猫玩具全世界游逛。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赵半狄就开始扮演着叛逆传统的艺术家,放弃了已有的绘画成就,转而投身于公共性的“行为”艺术。

毛焰,1968年生于湖南湘潭,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南京,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毛焰的观念性肖像绘画出现于九十年代中期,随即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如创作于1996年的《青年郭力——缅怀德拉克罗瓦》,舍弃背景,单纯的将人物及画家自己的精神世界注入到画面中来。

季大纯,1968年生于江苏,199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为职业画家。他的作品往往让人感觉很纯粹,玩偶式的形象、单一的背景,无意中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他2004年创作的《别问我是谁》里,主体形象采用了玩具的熊和猪,色彩构成更加淡化,而“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的画外音也更为突出。在他的作品中,似乎总不免有些小小的任性和调侃。

细加思量,不难看出,六十年代的艺术家们,不再醉心于纪念碑般“崇高”的“大”,转而品味着枝枝叶叶般平凡的“小”。从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到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几乎可见的每一个视觉系统都可以转成画面,艺术仿佛成了“无所不能”的代名词。而这些人也构成了八十年代美术新潮的主流力量,在当代艺术的洪流中,他们也是成熟的中流砥柱。虽然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复杂的阅历让他们五味杂陈,却也让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关注周遭的琐碎生活。也许,所谓新生代可以这样理解,光彩夺目的凤凰只有浴火才能获得新生。

